

第六三九冊

理學彙編

文學典

詩部

(卷)
1103—1129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二百三卷目錄

詩部紀事一

文學典第二百三卷

詩部紀事一

路史後紀帝堯制七絃微大唐之歌而民事得制咸池之舞而爲經首之詩以享上帝命之曰大咸

帝舜作大唐之歌以聲帝美聲成而絃鳳至故其樂曰舟張辟離鶴鶴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喑言其和也

尚書益稷篇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

言曰念哉率作典事慎乃憲欽哉履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勝哉股肱情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禮記樂記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變始制樂以賞諸侯南風詩名是孝子之詩

路史後紀舜道大多容大德衆下寡爲而用物常壯故天下之賢皆躍而歸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亡不載說乃爲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以言賢之不時也

舜命禹行天子事異於皋陶弗可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帥百官如帝之初於時八風循通卿雲叢叢俊又百工胥饌而歌曰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且復旦兮八伯拜手而進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於一人帝乃擁旋持衡沉首而笑曰時乎日月有恆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物允成贊乎鼓之軒乎舞之英華欲遂褰裳去之百工又歌而終焉禹初來南塗山之女作歌以候其伯姬曰候人兮倚而南

尚書五子之歌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敗於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於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獲於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惴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貪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將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畸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新序刺奢篇樂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起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躑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

善何不樂今伊尹知天命之至舉鵬而告桀曰君正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面作璫然而笑曰臣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且吾在位日已暮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趨遂適湯湯立爲相故伊尹官入殷殷王而夏亡

史記微子世家箕子朝周過故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則近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僞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獲僞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爲流涕

左傳隱元年鄭莊公寘姜氏於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類考叔爲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類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

僖五年晉侯使士蔣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冀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蔣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難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

彪耳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國語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爲我

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昭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晉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吳達於外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吳也貞為不聽信為不誠國斯無刑媼居幸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今懷今各聚爾有以待所歸今荷今違今心之哀今歲之二七其靡有微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今鎮撫國家為王妃今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共君以為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實戴之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數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數言之紀也魄意之術也光明之耀也紀言以敘之述意以導之明耀以照之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將至矣

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食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汲冢周書太子晉解師曠見太子晉王子曰請入坐遂敷席注瑟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乃注瑟於王子王子歌嶠曰何自南極至於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師曠蹶然起曰曠臣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之師曠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曰汝不為夫時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應應取予不疑以是御之

列子天瑞篇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

林類年且百歲辰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壘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置歌不輟

湯問篇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

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置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樞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遂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

孔叢子記問篇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與寶犢之見殺也迴輿而旋之衛息鄒遂為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泉鳥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轍息鄒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翔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賞也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崩摧其阪仁道在通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唱然迴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繇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實潺湲

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為基賢人窺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膚身而肉

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變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予之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今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續博物志孔子臨秋水而歌曰秋水兮風揚波船楫顛倒更相加

吳越春秋伍員奔吳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兮蘆之漣子胥即止蘆之漣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爲事憂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漣之津子胥既渡漁父乃視之有飢色乃謂曰子侯我此樹下爲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盜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胥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飢色爲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曰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今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爲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

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爲子爲蘆中人吾爲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既去誠漁父曰掩子之盜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於江水之中矣

越王勾踐五年五月與大夫種范蠡入臣於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軍陣固陵大夫文種前爲祝其詞曰皇天祐助前沉後揚禍爲德根憂爲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牽制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衆夫哀慈莫不感傷臣請薦脯行酒三觴越王仰天太息舉杯垂涕默無所言種復前祝曰大王德壽無疆無極乾坤受靈神祇輔翼我王厚之社祜在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吳庭來歸越國觴酒既升請稱萬歲遂別於浙江之上羣臣垂泣莫不感哀越王仰天歎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於心胷中曾無怵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夫人乃據船哭顧鳥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爲高凌元虛兮號翩翩集洲渚兮優恣啄蝦蟇翩翩兮雲間任厥性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颿颿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懷恨兮若割淚泣兮雙懸又哀吟曰彼飛鳥兮高鳥已迴翔兮翕蘇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幸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爲婢夫去冕兮爲奴歲遙遙兮難極哀悲痛兮心側腸千結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鳥身翺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搖情憤惋兮誰識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關備矣

吳王疾三日不愈越王詣太宰嚭曰囚臣欲一見問疾太宰嚭即入言於吳王王召而見之適遇吳王之便太宰嚭奉漫惡以出逢戶中越王因拜請嘗大王之漫以決吉凶即以手取其便與惡而嘗之因入曰下囚臣勾踐賀於大王王之疾至己巳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吳王曰何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養者順穀味逆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今者臣竊嘗大王之羹其惡味苦且楚酸是味也應春夏之氣以是知之吳王大悅曰仁人也乃赦越王得離其石室去就其宮室執牧養之事如故越王從嘗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甘草以亂其氣其後吳王如越王期日疾愈心念其忠臨政之後大縱酒酒於文臺吳王出令曰今日爲越王陳北面而坐羣臣以客禮事之伍子胥趨出到舍上不御坐酒酣太宰嚭曰異乎今日坐者各有其詞不仁者逃其仁者留臣聞同聲相和同心相求今國相剛勇之人意者內慚至仁之存也而不御坐其亦是乎吳王曰然於是范蠡與越王俱起爲吳王壽其辭曰下臣勾踐從小臣范蠡奉觴上干歲之壽辭曰皇在上令昭下四時并心察慈仁者大王躬親鴻恩立義行仁九德四塞威服羣臣於乎休哉傳德無極上感太陽降瑞翼翼大王延壽萬歲長保吳國四海咸承諸侯賓服觴酒既升永受萬福於是吳王大悅

越王欲謀復吳范蠡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於古之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歌云斷竹續竹飛土逐去

越王勾踐伐吳令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上軍士各與父兄兄弟取訣國人悲哀皆作離別相去之詞曰蹀躞摧長恩兮擢戟馭安所離不降兮以泄我王氣蘇三軍一士飛降兮所向皆殂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失道祐有德兮吳卒自屠雪我王宿恥兮威振八都軍伍難更兮勢如獵狐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於是觀者莫不悽惻

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勾踐乃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悅樂遂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誠難當陣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兮河無梁自越滅吳中國皆畏之

左傳昭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次於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於乾谿以爲之援右尹子革夕王見之與之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臣聞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還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

哀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奴之子荼愛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

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慮則有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冀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哀十一年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於廬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註虞殯送葬歌詩今之挽歌是也

哀二十一年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於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阜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惟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於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末次請除館於母道辭曰敢勤僕人

史記趙世家武靈王十六年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榮榮兮顏若茗之榮命乎命乎會無我羸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羸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爲惠后

田完世家齊王建降秦遷於共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賁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註戰國策秦處建於松柏間也

戰國策荆軻入秦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慨慷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

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六年榮感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爲僊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歌絃之

項羽本紀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驂不逝驂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漢書高祖本紀漢四年冬十二月圍項羽垓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註應劭曰楚歌者鸚鵡歌也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鸚鵡鳴時歌也師古曰楚歌者爲楚人之歌猶言吳歎越吟耳若以鸚鵡鳴爲歌曲之名於理則可不得云鸚鵡鳴時也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爲作楚歌豈亦鸚鵡鳴時乎

史記高祖本紀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甄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

內今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

留侯世家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

公甯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眞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增繳尙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呂后本紀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譏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兮王侯兮強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

決中野兮蒼天舉直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財爲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

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爲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誅殺之王乃爲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殺太后聞之以爲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

齊悼惠王世家高后立諸呂爲三王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兄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穡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曹參世家參爲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諡懿侯子留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賴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下

漢書武帝本紀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

元鼎四年夏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

元封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還祠泰山至甄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甄子之歌六月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作芝房之歌

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於九嶷登瀛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舻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

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

太始三年春二月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太始四年夏四月幸不其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

外戚傳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爲昌邑哀王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遇夜張燈燭設帳帷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

下

漢書武帝本紀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

元鼎四年夏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

元封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還祠泰山至甄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甄子之歌六月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作芝房之歌

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於九嶷登瀛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舻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

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

貌還帷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嫋嫋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

蘇武傳匈奴徙武北海上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日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貴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手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今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

王褒傳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儵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勃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襄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爲僮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

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

何武傳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宣帝時天下和平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屢蒙瑞應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衆等共習歌之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求通達茂異士召見武等於宣室上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哉以褒爲待詔武等賜帛罷

韋賢傳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傳傳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詩也

賢少子元成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渾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劓爵爲關內侯元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詩自劾責元帝即位以元成爲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末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放國榮當世焉元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難難以戒示子孫

石顯傳顯與中書僕射牛舉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成帝初即位遷顯爲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牛舉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慙不食道病死諸所交結以顯爲官者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元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焉

門都尉長安諸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牛與陳實無實三輔黃圖柏梁臺武帝元鼎二年春起此臺在長安城中北門內三輔舊事云以香柏爲梁也武帝嘗置酒其上詔羣臣和詩能七言詩者乃得上太初中臺災

西京雜記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上爲歌曰黃鵠飛今下建章羽肅肅分行踰踏金爲衣兮菊爲裳嗟喋荷荷出入兼葭自顧非薄愧爾嘉祥

拾遺記平帝元始元年穿琳池以文梓爲船木蘭爲舵刻飛鸞翔鶴飾於船首隨風輕漾舉景忘歸乃至通夜使官人歌曰秋素景兮泛洪波揮纖手兮折芰荷涼風淒淒揚棹歌雲光開曙月低河萬歲爲樂豈云多帝乃大悅起商臺於池上

巴志巴郡譙君黃仕成哀之世爲諫議大夫數進忠言後遭避王莽又不事公孫述述怒遣使齎藥酒以懼之君黃笑曰吾不省藥乎其子瑛納錢八百萬得免國人作詩曰肅肅清節士執德實固貞違惡以授命汝世遺令聲

後漢書傳毅傳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於平陵習章句因作通志詩

鄧炎傳炎字文勝范陽人鄧食其之後也炎有文才解音律言論給捷多服其能理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有志氣作詩二篇曰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修翼無卑栖遠趾不步局舒吾凌霄羽奮此千里足起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賢愚豈嘗類稟性在清濁富貴有人籍貧賤無天錄通塞荷由己志士不相干陳平敖里社韓信釣河曲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鍾祿

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岳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波
蘭榮一何晚嚴霜萃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
文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絳灌臨衡宰謂說崇浮華
賢才抑不用遠投荆南沙抱玉乘龍驤不逢樂與和
安得孔仲尼爲世陳四科

梁鴻傳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
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勦勞兮噫
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
期名耀宇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
將行作詩曰遊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悵悵
兮傷悼志非非兮升降欲乘策兮縱遇疾吾俗兮作
讒競舉枉兮錯直咸先佑兮嘔嘔固靡慚兮獨建冀
異州兮尚賢聊逍遙兮邀娉續仲尼兮周流儻云觀
兮我悅遂舍車兮即浮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
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惟季春兮華阜麥
含含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感芳香兮今日吳悼吾心
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口囂囂兮余訓嗟恒恒兮誰
留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
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
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
身不仕

巴志巴郡陳紀山爲漢司隸校尉嚴明正直西康獻
眩王庭試之分公卿以爲嬉紀山獨不視京師稱之
巴人歌曰築室載直梁國人以貞其邪娛不揚目枉
行不動身奸軌僻乎遠理義協乎民

巴郡嚴王思爲揚州刺史惠愛在民每當遷官吏民
塞路攀轅詔遂雷之居官十八年卒百姓若喪考妣

義送者齎錢百萬欲以贖王思家其子徐州刺史不
受送吏義崇不忍持還乃散以爲食食行客巴郡太
守汝南應季先善而美之乃作詩曰乘彼西漢潭潭
其淵君子愷悌沒世遺愛式鏡後人

漢安帝時巴郡太守連失道國人諷之曰明明上天
下土是觀帝選元后求定民安孰可不念禍福由人
願君奉詔惟德日親

未初中廣漢漢中羌反虐及巴郡有馬妙祈妻義王
元憤妻姬趙曼君妻華鳳喪夫執共姜之節守一醮
之禮號曰三貞遭亂兵迫匿懼見拘辱三人同時自
沈於西漢水而沒死有黃鳥鳴其葬處徘徊焉國人
傷之乃作詩曰關關黃鳥爰集於樹窈窕淑女是繡
是黼其心匪石嗟爾臨川邈不可復

永建中泰山吳資元約爲郡守屢獲豐年民歌之曰
習習晨風動對雨潤乎苗我后郵時務我民以優饒
及資遷去民人思慕又曰望遠忽不見惆悵嘗徘徊
恩澤實難忘悠悠心未懷

孝桓帝時河南李盛仲和爲郡守貪財重賦國人刺
之曰狗犬何誼諠有吏來在門披衣出門應府記欲
得錢語窮乞請期吏怒反見九旋步顧家中家中無
可與思往從鄰貸鄰人以言遺錢錢何難得令我獨
憔悴漢末政衰牧守自擅民人思治作詩曰混混濁
洛魚習習激清流溫溫亂國民業業仰前修

拾遺記靈帝中平三年遊於西園起裸遊館千間采
綠苔而破堦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澈乘船以遊漾
使宮人乘之選玉色輕體以執篙楫搖漾於渠中其
水清澄以盛暑之時使舟覆沒視官人玉色者又奏

招商之歌以來京氣也歌曰涼風起今日照渠青荷
晝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青絲流管歌玉覓千
年萬歲喜難踰

三國魏志高貴鄉公本紀帝幸辟雍會命羣臣賦詩
侍中和追尙書陳壽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
吾以暗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
紜良用反仄其原適等主者宜勅自今以後羣臣皆
當玩習古義修明經典稱朕意焉

吳志薛綜傳綜子瑩爲太子少傅建衡三年貽追歎
瑩父綜遺文且命瑩繼作瑩獻詩曰惟臣之先昔仕
於漢奕世餘緒頗涉臺觀暨臣父綜遭時之難卯金
失御邦家毀亂適茲樂土庶存子遺天啓其心東南
是歸厥初流隸困於蠻垂大皇開基恩德遠施特蒙
招命拯擢泥汗釋放巾褐受職剖符作守合浦在海
之隅遷入京輦遂升機樞枯瘁更榮絕貌復紀自微
而顯非願之始亦惟寵遇心存存止重值文皇建號
東宮乃作少傅光華益隆明明聖嗣至德謙崇禮遇
兼加惟渥惟豐哀哀先臣念竭其忠洪恩未報委世
以終嗟臣蔑賤惟昆及弟幸生幸育託綜遺體過庭
既訓頑蔽難啓堂構弗克志存耕耨豈悟聖朝仁澤
流盈追錄先臣愚其無成是濟是拔被以殊榮叨忝
千里受命南征旌旗備物金革揚聲及臣斯陋實闇
實微既顯前軌人物之機復傳東宮繼世荷輝才不
逮先是忝是達乾德博好文雅是貴追悼亡臣冀存
遺類如何愚裔曾無髮髯瞻彼舊寵顧此頑虛孰能
忍媿臣實與居夙夜反側克心自論父子兄弟累世
蒙恩死惟結草生誓殺身雖則友限無報萬分

晉書宣帝紀景初二年討公孫文懿帥牛金胡遵等步騎四萬發自京都車駕送出西明門詔弟孚子師送過溫賜以穀帛牛酒勅郡守典農已下皆往會焉見父老故舊懃飲累日帝歎息悵然有感爲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埽羣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羊祜傳祜遷給事中黃門郎時高貴鄉公好屬文在位者多獻詩賦汝南和逋以忤意見斥祜在其間不得而親疎有識尚焉

孫楚傳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李密傳密爲溫令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普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後卒於家

盛彥傳彥字翁子廣陵人也少有異才年八歲詣吳太尉戴昌昌贈詩以觀之彥於坐答之辭甚慷慨劉琨傳琨之去晉陽也慮及危亡而大恥不雪亦知鮮卑難以義伏冀輪寫至誠倖倖萬一得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爲匹礮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爲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曰幄中有懸壁本自荆山球惟彼太公望昔是涓濱更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憑五賢小白相射鉤能隆二伯主安問黨與讎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吾衰久矣夫

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無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風繁秋落素秋狹路領華蓋駭駟摧雙轡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現詩託意非常掩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誡諷素無奇略以常詞酬和殊乖現心重以詩贈之乃謂現曰前篇帝王大志非人臣所言矣然現既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

應貞傳貞遷給事中帝於華林園宴射貞賦詩最美周處傳氏人齊萬年反使處西征梁王彤督關中諸軍事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戰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爲國取恥形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信勢必不振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潘岳奉詔作關中詩曰周殉師令身膏齊斧人之云亡貞節克舉又西戎校尉閻纘亦上詩云周全其節令問不已身雖云沒書名良史

庾亮傳亮子羲爲吳興內史時穆帝頗愛文義羲至郡獻詩頗存諷諫因上表曰陛下以聖明之德方隆唐虞之化而事役殷曠百姓凋殘以數州之資經贍四海之務其爲勞弊豈可具言昔漢文居隆盛之世

躬自儉約斷獄四百殆致刑厝買訟歎息猶有積薪之言以古况今所以益其憂懼陛下明鑒天挺無幽不燭弘濟之道豈待贊言臣受恩奕世思盡絲髮受任到東親臨所見敢錄弘政獻其丹愚伏願聽斷之暇少垂察覽其詩文多不載

曹毗傳毗拜太學博士時桂陽張碩爲神女杜蘭香所降毗因以二篇詩嘲之并續蘭香歌詩十篇甚有文彩

阮籍傳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

顧愷之傳愷之桓溫引爲大司馬參軍甚見親昵溫薨後愷之拜溫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思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夏侯湛傳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岳因此遂作家風詩

嵇康傳康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

苻朗傳朗堅之從兄子也嘗遣淮陰太守高素代青州期遣使詣謝元於彭城求降元表朗許之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志凌萬物所與語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驍騎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爲誰非人面而狗

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汝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後數年王國寶證而害殺之王忱將爲荊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臨刑志色自若爲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適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百年期遠同嵇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著符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會稽王道子傳帝委任道子如初時有人爲雲中詩以指斥朝廷曰相王沉醉輕出敕命捕賊千秋干豫朝政王愷守常國寶馳競荊州大度散誕難名盛德之流法護王賓仲堪仙民特有言詠東山安道執操高抗何不徵之以爲朝臣荊州謂王忱也法護即王珣寧即王恭仙民即徐邈字安道戴逵字也殷仲堪傳仲堪領黃門郎罷任轉隆帝嘗示仲堪詩乃曰勿以己才而笑不才

袁宏傳宏字彥伯侍中猷之孫也父勛臨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會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談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

袁湛傳湛字士深少有操植以冲粹自立而無文華故不爲流俗所重時謝混爲僕射范泰贈湛及混詩云亦有後出偶離羣頗驚湛恨而不答

呂光載記著作郎段業以光未能揚清激濁使賢愚

殊貫因療疾于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焉光覽悅之

苻堅載記太元七年堅饗羣臣於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爲上第

前秦錄苻堅自臨晉登龍門顧謂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權翼對曰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至韓原觀晉魏顆鬼結草抗秦軍之處賦詩而歸

拾遺記石季倫愛婢翔風年三十妙年者爭嫉之或者云胡女不可爲羣競相排毀石崇受譖謂之言即退翔風爲房老使主羣少乃懷怨而作五言詩曰春華誰不美卒傷秋落時突烟還自低鄙退豈所期桂芳徒自靈失愛在蛾眉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嚙石氏房中並歌此爲樂曲晉末乃止

獨異志黃滔久成其妻蘇氏能詞織錦爲迴文詩叙離間阻隔之意以寄之其理縱橫皆旨義

沈東陽野史晉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殷嘗作詩示溫溫玩侮之曰汝慎勿犯我犯我當出汝詩示人

文學典第二百四卷

詩部紀事二

宋書顏延之傳延之爲中書侍郎尋轉太子中庶子頃之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好酒疎誕不能斟酌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甚激揚每犯權要謂湛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更湛深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可不論塗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時延之已拜欲黜爲遠郡太祖與義康詔曰降延之爲小邦不政有謂其在都邑豈動物情罪過彰著亦士庶共悉直欲選代今思愆里閭猶復不悅當驅往東土乃至難恕自可隨事錄治殷劉意咸無異也乃以光祿勳車仲遠代之延之與仲遠世素不協屏居里巷不

豫人間者七載

謝瞻傳瞻字宣遠一名禧字通遠陳郡陽夏人衛將軍晦第三兄也年六歲能屬文爲紫石英讀果然詩當時才士莫不歎異

王曇首傳曇首瑯琊臨沂人太保弘少弟也幼有業尚除著作郎不就兄弟分財曇首惟取圖書而已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修復洛陽園陵典從弟球俱詣高祖時謝晦在坐高祖曰此君並膏粱盛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既從神武之師自使懦夫有立志晦曰仁者果有勇高祖悅行至彭城高祖大會戲馬臺豫坐者皆賦詩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若但如臣門戶何寄高祖大笑

謝方明傳方明子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文行於世坐被徙廢塞不豫榮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因言次曰太祖臣小兒時便見世中有此文而論者云是謝惠連其實非也太祖曰若如此便應通之

沈懷文傳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寂晉光祿勳父宣新安太守懷文少好元理善爲文章嘗爲楚昭王二妃詩見稱於世

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岳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爲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座

沈慶之傳上嘗歡飲普令羣臣賦詩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受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命值多幸

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

何魏張子房上甚悅衆生稱其辭意之美雲仙雜記謝靈運半日吟詩百篇頓落十二齒戴顒春攜雙柑斗酒人間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汝知之乎

南齊書高帝本紀建元二年三月己亥車駕幸樂遊苑宴王公以下賦詩

王融傳融還祕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融贈詩及書儉甚奇憚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尋遷丹陽丞

謝朓傳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

武陵昭王暉傳暉工奕棋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上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高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崇尚顏延之抑其次也

蘇侃傳侃除積射將軍遇太祖在淮上便自委結上鎮淮陰以侃詳密取爲冠軍錄事參軍是時張永沈攸之反後新失淮北始遣上北戍不滿千人每歲秋冬間邊淮騷動恆恐虜至上廣遣候安集荒餘又營繕城府上在兵中久見疑於時乃作塞客吟以喻志曰寶纜索宗神經越序德晦河晉力宣江楚雲雷兆壯天山由武直髮指秦關提精越漢渚秋風起塞草衰鷗鴻思過馬悲平原千里顧但見轉蓬飛星嚴海淨月澈河明清輝映幕素液凝庭金笳夜獨羽轉晨征幹晴潭而悵酒柅松洲而悼情蘭涵風而瀉豔菊龍泉而散英曲繞首燕之歎吹軟絕越之聲飲園

琴之孤弄想庭藿之餘聲青關望斷白日西斜悵源
靚霧壘首暉霞戒旋鶴躍還波情綿綿而方遠思裊
裊而遂多粵擊秦中之筑因為塞上之歌歌曰朝發
兮江泉日夕兮陵山驚飈兮澗汨淮流兮潺湲胡埃
兮雲聚楚旂兮星懸愁壘兮思宇惻愴兮何言定衰
中之逸鑒審離陵之迷泉悟樊籠之或累悵遐心以
棲元侃達上此旨更自勸勵委以府事深見知待
謝超宗傳超宗轉黃門郎有司奏撰立郊廟歌敕司
徒褚淵侍中謝朓散騎侍郎孔稚珪太學博士王暄
之總明學士劉融何法閔何曇秀等十人並作超宗
辭獨見用

丘靈鞠傳靈鞠舉秀才爲州主簿累遷員外郎宋孝
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詩三首云雲橫廣階閣霜
侵高殿寒帝摘句嗟賞

王敬則傳世祖御座賦詩敬則執紙曰臣幾落此奴
度內世祖問此何言敬則曰臣若知書不過作尚書
都令史耳那得今日

謝綸傳世祖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對曰
謝朓得父膏腴江淹有意

蕭穎胄傳穎胄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晉熙王文
學穎胄好文義弟穎基好武勇世祖登烽火樓詔羣
臣賦詩穎胄詩合旨上謂穎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
不乏才

陸厥傳厥字韓卿吳郡吳人揚州別駕閑子也厥少
有風采好屬文五言詩體甚新奇永明九年詔百官
舉士同郡司徒左西掾顧嵩之表薦焉州舉秀才王
晏少傳主簿遷後軍行參軍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

沈約陳郡謝朓郡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較汝南周顒
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
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
傳後又論宮商厥與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
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
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
均以來此祕未親或闔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
會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宮羽相變
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
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
歷代衆賢似不都闔此處而云此祕未親近於誣乎
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
情謬於元黃摘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
尚書云或闔與理合則美詠清詠有辭章調韻者雖
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
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
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未盡美之
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爲闔豈如指
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
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岨岨安帖之談操未
續顒之說典元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祕未
觀茲論爲何所指耶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
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
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
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彊者
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
引其不了不合爲闔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

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
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
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
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
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
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
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
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
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
也約答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
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舉又非止若斯
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
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
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邪此蓋
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
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辭人豈
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
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謂此祕未親者也以此而
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
絃管之聲曲則美惡妍媸不得頓相乖反譬由子野
操曲安得忽有闕綴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
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
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綉錦寧有濯色江波其
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
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粗輪扁不能言老夫亦不盡
辨此

梁書到沈傳沈爲太子洗馬高祖譙華元殿命羣臣

賦詩獨詔沈爲二百字二刻使成沈於坐立奏其文甚美

昭明太子傳太子美姿貌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遊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命作劇韻賦之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

何遜傳遜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亦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爲名流所稱如此

世祖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時有會稽虞騫工爲五言詩名與遜相埒

王僧孺傳僧孺出爲唐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竟陵王西邸以文學友會及是將之縣昉贈詩其略曰

惟子見知惟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芷形影隨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誰毀誰譽修名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

吾爲子御劉略班藝虞志荀錄伊昔有懷交相欣助下帷無倦升高有屬嘉爾晨燈惜余夜燭其爲士友推重如此

高祖製春景明志詩五百字敕在朝之人沈約已下同作高祖以僧孺詩爲工

鍾嶸傳嶸遷西中郎晉安王記室嶸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爲詩評

陳伯之傳褚綽在魏魏人欲擢用之魏元會綽戲爲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

昔非魏人怒出爲始平太守日行獵墮馬死

柳惔傳惔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論功封曲江縣侯邑千戶高祖因譔爲詩以貽惔曰爾實冠羣后惟余實念功

庾肩吾傳齊末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於往時時太子與湘東王書論之曰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慚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爲闡緩元冬脩夜思所不得既殊此典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咏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

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倚撫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遺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盡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精柏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固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曾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

方分肉於仁獸逞卻步於邯鄲入鮑忘吳效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徵金銑反爲拙目所噬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數量文質有異巧心終媿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

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閭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蕩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言子建一共商榷辨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旣定雖黃有別使夫懷風知慚濫竿自恥譬斯袁紹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吳均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天監初柳惔爲吳興名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數之謂爲吳均體

廣陵高爽濟陽江洪會稽虞騫並工屬文爽齊永明中贈衛軍王儉詩爲儉所賞均領丹陽尹舉爽郡孝廉

羊侃傳侃爲太子左衛率大同三年車駕幸樂遊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長丈四尺圍一尺三寸高祖因賜侃馬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高祖善之又製武宴詩三十韻以示侃侃即席應詔高祖覽曰吾謂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鄰魯遺風英賢不絕

柳惔傳惔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始爲詩曰亭早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琅邪王元長見而嗟賞因書齋壁至是預曲宴被詔賦詩書奉和高祖登景陽樓中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

離釐逐風遊深為高祖所美當時咸共稱傳

張率傳率字士簡吳郡吳人祖末宋右光祿大夫父

瓊齊世顯貴歸老鄉邑天監初授右光祿大夫加給

事中率年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為詩一篇稍進作賦

頌至年十六向二千許首

率直文德待詔省侍宴賦詩高祖乃別賜率詩曰東

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慚古昔得人今為盛率

奏詩往返數首其年遷祕書丞

劉孝綽傳天監初起家著作佐郎為歸沐詩以贈任

昉昉報章曰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詎慰臺墜人

徒深老夫託直史兼褒貶轄司專疾惡九折多美疹

匪報庶良藥子其崇鋒穎春耕屬秋穫其為名流所

重如此遷太子舍人供以本官兼尚書水部郎奉啓

陳謝手救答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宜稍習頃之

卽真高祖雅愛好蟲篆時因宴幸命沈約任昉等言

志賦詩孝綽亦見引嘗侍宴於坐為詩七首高祖覽

其文篇篇嗟賞由是朝野改觀焉

孝綽免職後高祖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

宴常引與焉及高祖為籍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綽時

奉詔作者數十人高祖以孝綽尤工卽日有敕起為

西中郎湘東王諮議

王籍傳籍字文海琅邪臨沂人祖遠宋光祿勳父僧

祐齊驍騎將軍籍七歲能屬文及長好學博涉有才

氣樂安任昉見而稱之嘗於沈約坐賦詩得燭甚為

約賞齊末為冠軍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天監初除

安成王主簿尚書三公郎廷尉正歷餘姚錢塘令並

以放免久之除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

境有雲門天柱山籍常遊之或累月不返至若邪溪

賦詩其略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為文

外獨絕

何思澄傳思澄安成王左常侍兼太學博士平南安

成王行參軍兼記室隨府江州為遊廬山詩沈約見

之大相稱賞自以為弗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

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傳昭常請思澄製釋奠詩辭又

典麗除廷尉正

到溉傳溉字蓋早慧起家著作佐郎歷太子舍人宣

城王主簿太子洗馬尚書殿中郎嘗從高祖幸京口

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覽以示溉曰蓋定是

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溉連珠曰研

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

之可委必老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其見知賞如

此

謝朓傳朓字敬冲陳郡陽夏人也祖弘微宋太常卿

父莊右光祿大夫並有名前代朓幼聰慧莊器之常

置左右年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賦詩使朓命篇朓

攬筆便就琅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為

後來特達莊笑因撫朓背曰真吾家千金

謝徵傳徵除平北諮議參軍兼鴻臚卿舍人如故徵

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子野嘗為寒夜

直宿賦以贈徵徵為感友賦以酬之時魏中山王元

略還北高祖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徵

二刻便就其辭甚美高祖再覽焉

庾仲容傳仲容為太子舍人遷安成王主簿時平原

劉孝標亦為府佐並以強學為王所禮接遷晉安功

曹史歷為永康錢唐武康令治縣並無異績多被劾

久之除安成王中記室當出隨府皇太子以舊恩特

降錢宴賜詩曰孫生陽陽道吳子朝歌縣未若樊林

舉置酒臨華殿時輩榮之

顏協傳協大同五年卒時年四十二世祖甚歎惜之

為懷舊詩以傷之其一章曰弘都多雅度信乃含賓

實鴻漸殊未昇上才淹下秩

張纘傳纘有識鑒自見元帝便推誠委結及元帝即

位追思之嘗為詩其序曰簡憲之為人也不事王侯

負才任氣見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

何日忘之

劉顯傳顯遷尚書儀曹郎嘗為上朝詩沈約見而美

之時約郊居宅新成因命工書人題之於壁

胡僧祐傳僧祐除南天水門二郡太守有善政性

好讀書不解緝綴然每在公宴必強賦詩文辭鄙俚

多被嘲謔僧祐怡然自若謂已實工矜伐愈甚

到洽傳洽為太子舍人御華光殿詔洽及沈蕭琛任

昉侍燕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為工賜絹二十匹高祖

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對曰臣嘗竊議宋得其武

梁得其文

王筠傳尚書令沈約當世辭宗每見筠文咨嗟吟咏

以為不逮也嘗謂筠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

之孫也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不敏請附斯言自謝

朓諸賢客落已後平生生意好殆將都絕不謂瘁復

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造閣齋筠為草木十詠書之於

壁皆直寫文詞不加篇題約謂人云此詩指物呈形

爲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菱牙接響顧有餘慚孔翠羣翔豈不多愧古情拙日每竹新奇爛然總至權輿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振充諸之義寧比笙簧思力所該一至于此歎服吟研周流忘念昔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間條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壇美推能是歸吾子遲此閑日清觀乃申筠爲文能壓強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美約常從容啓高祖曰晚來名家唯見王筠獨步

謝覽傳覽字景潞弟藩之子也選尚齊錢唐公主拜駙馬都尉祕書郎太子舍人高祖爲大司馬召補東閣祭酒遷相國戶曹天監元年爲中書侍郎掌吏部事項之即眞覽爲人美風神善辭令高祖深器之嘗侍坐受勅與侍中王暕爲詩各贈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復令旨乃賜詩云雙文既後進二少寔名家豈伊爾棟隆信乃俱國華

明山賓傳山賓爲北兖州刺史後遷散騎常侍領青冀二州大中正東宮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贍人後刺史檢州曹失簿書以山賓爲耗闕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布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令曰明祭酒雖出無大藩擁旌推轂耳金地紫而恆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貽詩曰平仲古稱奇夷吾昔擅美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來三逕人將招五經士伏挺傳挺字士操父暉爲豫章內史在良吏傳挺幼敏悟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有才思好屬文爲五言

詩善效謝康樂體父友人樂安任昉深相歎異嘗曰此子日下無雙

王規傳高祖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高祖嘉焉即日詔爲侍中

褚翔傳高祖宴羣臣樂遊苑別詔翔與王訓爲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高祖異焉即日轉宣城王文學俄遷爲友

蕭介傳高祖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賦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高祖兩美之曰賦盾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

劉孺傳孺起家軍法曹行參軍時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爲主簿嘗與遊宴賦詩大爲約所嗟賞累遷太子舍人中軍臨川王主簿太子洗馬尚書殿中郎出爲太末令在縣有清績還除晉安王友轉太子中舍

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於御坐爲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高祖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高祖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雅陽才擲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

蕭子顯傳子顯子愷少知名累遷宣城王文學中書郎太子家令又掌管記愷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太宗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朓出守建安於宣猷堂宴餞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太宗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爲才子

謝舉傳舉字言揚中書令覽之弟也幼好學能清言與覽齊名舉年十四嘗贈沈約五言詩爲約稱賞世人爲之語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炬王筠王泰小字也起家祕書郎遷太子舍人輕車功曹史祕書丞司空從事中郎太子庶子家令掌東宮管記深爲昭明太子賞接祕書監任昉出爲新安郡別舉詩云詎念耄嗟人方深老夫託其屬意如此嘗侍宴華林園高祖訪舉於覽覽對曰識藝過臣甚遠惟飲酒不及於臣高祖大悅

何敬容傳敬容久處臺閣詳悉舊事且聰明識治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不休息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選敬容獨勤庶務爲世所嗟鄙時蕭琛子巡者頗有輕薄才因制封名離合等詩以嘲之敬容處之如初亦不屑也

記事珠王筠好弄葫蘆每吟咏則注水於葫蘆傾已復注若擲之於地則詩成矣

談藪梁吳均爲詩曰秋風淩白水鴈足印黃沙沈約語之曰語太險曰亦見山樓我欲然約曰我始欲燃君已印訖

誠齋雜記孝綽屏門不出爲詩十字以題其門曰閉戶罷慶弔高臥謝公卿令嫺續之曰落花掃更合叢蘭摘復生

陳書沈衆傳衆好學頗有文才時梁武帝制千字詩衆爲之注解

江總傳總遷尚書殿中郎梁武帝撰正言始畢製述懷詩總預同此作帝覽總詩深降嗟賞仍轉侍郎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度支尚書琅邪王筠都官尚書南

書僕射范陽張纘度支尚書琅邪王筠都官尚書南

陽劉之遠並高才碩學總時年少有名鑽等雅相推重爲忘年友會之遠嘗酬總詩其略曰上位居崇禮寺署鄰栖息忌聞曉曉唱每晨光絕高談意未窮晤對賞無極探急共邀遊休沐忘退食易用銷鄙吝枉趾觀顏色下上數千載揚揚吐胃臆其爲通人所欽挹如此

總篤行義寬和溫裕好學能屬文於五言七言尤善然傷於浮豔故爲後主所愛幸多有側篇好事者相傳諷歎於今不絕後主之世總當權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共陳喧孔範王瑗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頽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於滅

姚察傳尚書令江總與察九薦厚善每有製作必先以簡察然後施用總爲詹事時嘗製登宮城五百字詩當時副君及徐陵以下諸名賢並同此作徐君後謂江曰我所和弟五十韻寄弟集內及江編次文章無復察所和本述徐此意謂察曰高才碩學庶光拙文今須公所和五百字用偶徐侯章也察謙遜未付江曰若不得公此製僕詩亦須棄本復乖徐公所寄豈得見令兩失察不獲已乃寫本付之爲通人推挹例皆如此

鄱陽王伯山傳伯山長子君範從後主入關至長安隋文帝竝配於隴右及河西諸州各給田業以處之初君範與尚書僕射江總友善至是總贈君範書五言詩以敘他鄉離別之意辭甚酸切當世文士咸諷誦之虞寄傳沙門慧操涉獵有才思及陳實應起兵作五

言詩以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入紫微宮寶應得之甚悅慧標實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色無言標退寄謂所親曰標公旣以此始必以此終後竟坐是誅

王勣傳勣爲南徐州別駕從事史大同末梁武帝謁園陵道出朱方勣隨例迎候勣勣令從輩側所經山川莫不顧勣勣隨事應對咸有故寔又從登北顧樓賦詩辭義清典帝甚嘉之

蕭允傳允爲長史帶會稽郡丞行經延陵李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爲異代之交爲詩以敘意辭理清典後主嘗問蔡徵曰卿世與蕭允相知此公志操何如徵曰其清虛元遠殆不可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久之

侯安都傳安都字成師始興曲江人也世爲郡著姓父文昇少仕州郡以忠謹稱安都貴後官至光祿大夫始興內史秩中二千石安都工隸書能鼓琴涉獵書傳爲五言詩亦頗清靡

徐陵傳陵字儉爲尚書金部郎中嘗侍宴賦詩元帝歎賞曰徐氏之子復有文矣

謝貞傳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九世孫也祖綬梁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父蘭正員外郎兼散騎常侍貞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

往往如是親族莫不奇之母王氏授貞論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爲春日閑居五言詩從舅尚書王筠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方可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由是名輩知之

魏書文明皇后傳太后以高祖富於春秋乃作勸戒歌三百餘章又作皇詔十八篇太后曾與高祖幸靈泉池高祖帥羣臣上壽太后忻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羣臣各言其志

靈太后傳太后與肅宗幸華林園宴羣臣於都亭曲水令王公已下各賦七言詩太后詩曰化光造物含氣貞帝詩曰恭己無爲賴慈英王公已下賜賜有差成淹傳淹子霄字景鸞亦學涉好爲文詠但詞彩不倫率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遊相好詩賦間起知音之士共所嗤笑閭巷淺識誦諷成羣乃大行於世

李順傳李騫爲尚書左丞仍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蕭衍後坐事免論者以爲非罪騫嘗贈親友盧元明魏收詩曰幽棲多暇日摠駕萃荒祠南瞻帶官雉北

聯拒哇瀛流火時將未懸炭漸云輕寒風率已厲秋水寂無聲層陰散長野東雨暗窮汀侶浴浮還沒孤飛息且驚三禩俄終歲一九曾未嘗閑居同洛溪歸身款武城稍旅原思羣坐夢尹慙荆監河愛斗水蘇子惜餘明益州達反趣廷尉辯交情豈若忻逢華收

志偶沉冥後詔兼太府少卿尋除征南將軍給事黃門侍郎死於晉陽所著詩賦碑誌別有集錄

任城王雲傳雲字澄襲封時紹延四廟之子下建元孫之胃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爲列悉序昭穆爲次用家人之禮高祖曰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令澄爲七言連韻與高祖往復贈賽遂至極歡際夜乃罷胡叟傳叟安定臨涇人西入沮渠牧犍遇之不重叟亦本無附之之誠乃爲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

曰羣犬吠新客伎闌排疎賓直達既以塞曲路非所
遑望衛視祝鮀跼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
仁伯達見詩謂叟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
來就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曷祝鮀之有也叟曰古
人有言君子聞鞀鼓之聲則思戰爭之士貴主奉正
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地陋僻而僭微號居小事
大寧若茲乎徐偃之轍故不旋踵免吾之擇木風在
大魏與子暫違非久闊也歲餘牧健破降夷既先歸
國朝廷以其識機拜虎威將軍

祖瑩傳瑩尚書三公郎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
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
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
王公吟咏性情聲律殊佳可使爲誦悲彭城詩肅因
戲勰云何意悲平城爲悲彭城也勰有慙色瑩在坐
即云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爲誦之瑩
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
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卽定是神口今
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

高允傳允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原張偉並以本
官領衛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世祖之寵弟
西鎮長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稱之尋被徵還允曾作
塞上翁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

董紹傳紹至長安時余朱天光爲關右大行臺啓紹
爲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又除征西將軍金紫光
祿大夫天光赴洛留紹於後天光敗賀拔嶽復請紹
爲其開府諮議參軍永熙中加車騎將軍嶽後攜紹
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

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後爲宇文黑獺所殺
馮元興傳元興爲元又所知爲尚書領中郎又既賜
死元興亦被廢乃爲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
無根綠水上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
鹿念傳念爲眞定公元子直國中尉恆勸以忠廉之
節嘗賦五言詩曰崑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才
高遠弦響萬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
管韻未成莫使弦響絕子直少有令聞念欲其善終
故以諷焉

崔辯傳辯子景儻景儻子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
涉經史有文學武藝以世宗挽郎除冀州鎮北府墨
曹參軍太尉記室參軍叔楷爲殷州巨倫仍爲長史
北道別將任州陷賊歛恤存亡爲賊所義葛榮聞其
才名欲用爲黃門侍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
集官寮令巨倫賦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
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吐出舌以此自賄獲免
崔亮傳亮從父弟光紹爲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解
官歸養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數十人

裴敬憲傳敬憲除太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色於人
工隸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甚重後進
共宗慕之中山將之部朝賢送於河梁賦詩言別
皆以敬憲爲最

崔光傳光以本官兼侍中使持節爲陝西大使巡方
省察所經連敘古事因而賦詩三十八篇
光太和中依官商角徵羽本音而爲五韻詩以贈李
彪彪爲十二次詩以報光光又爲百三郡國詩以答
之國別爲卷爲百三卷焉

裴伯茂傳伯茂末年劇飲不已乃至傷性多有愆失
未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收掩乃與婦乘車
西逃避後因顧指壁中言有官人追逐其妻方知其
病卒後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
季景李騫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
一醉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
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時在晉陽乃同
其作論敘伯茂其十字云臨風想元度對酒思公榮
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

在城王澄傳高祖遷洛京澄兼右僕射高祖至北邙
送幸洪池命澄侍昇龍舟因賦詩以序懷
韓麒麟傳麒麟子顯宗上表頗自矜伐訴前征勳詔
曰顯宗斐然成章甚可怪責進退無檢虧我清風此
而不糾成長敝俗可付尚書推列以聞兼尚書張彝
奏免顯宗官詔曰顯宗雖浮矯致愆才猶可用豈得
末棄之也可以白衣守諸議展其後效但鄙很之性
不足參華可奪見并禁問訊諸王顯宗既失意遇
信向洛乃爲五言詩贈御史中尉李彪曰賈生謫長
沙董儒詣臨江愧無若人跡忽尋兩賢蹤追昔渠閣
游策驚則羣龍如何情願奪飄然獨遠從痛哭去舊
國銜淚屈新邦哀哉無援民嗷然失侶鴻彼蒼蒼不我
聞千里告志同

南安王植傳植出爲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高祖餞
植於華林都亭詔曰從祖南安既之蕃任將曠達千
里豫懷惻然今者之集雖曰分岐寬爲曲宴並可
賦詩申意且射者可以觀德不能賦詩者可聽射也
當使武士彎弓文人下筆高祖送植於階下流涕而